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八回 得真情誑劉入公館 張武舉探黃露真情

暮雲散盡夜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。

話說劉公見那半彪子楞頭青提壺往城內沽酒去了。自己坐在北樓上四下觀瞧，見著樓上迎門的金絲楠木條案前有一張花栗木八仙桌，有三四張少腿的椅子，杌凳皆不鮮明，亦無有擺設。心中暗想：「當初必然是財主，今時衰落。」正然觀看自思，忽聞樓梯一響，只見彪子上了樓，左手托著肉，右手提著酒壺，口呼：「母親，快把酒燙熱來。」自己用刀將一塊熟肉切碎，盛在碟內，放在八仙桌上。還有兩塊豆腐片，幾棵大蔥亦放在桌上。老媽媽將酒燙熱，彪子讓劉公上坐，二人對飲，彪子劉清說：「道爺，我生性太愣，一時粗魯，道爺莫要嗔怪，今時備酒賠情。請問道爺貴性尊名？家鄉哪裡？因何出家當老道呢？」

劉公見問，隨口答言說：「我姓卯名金刀，祖居山東青州府，諸城縣北門外二十五里龐家孤莊，自幼父母下世，又無家業，少吃無穿，只得奔到北京，也無生路，萬般無奈，在米市衙門白雲庵拜師出家。今是奉師命出京化緣，偶來在景州。聞聽人言，吏部尚書劉墉奉旨差下山東，我二人一來是鄉親，二來自幼朝北磕頭的弟兄，欲到他公館化他個佈施。耳聞他路過景州，偏偏遇見旋風鳴冤，又有穿白少婦上墳，內套紅衣，開棺驗屍又無傷痕，心中必然煩悶，我又不肯去向他化緣了。

是我時運低，只得在這各鄉莊化緣，來在貴寶村，又遇下雨，渾身淋濕。多蒙山主行方便，令我烘烤我的道袍。施主回家對你母所言黃愛玉之事，你心中到有不平之氣，貧道我心中納悶，施主你細細地從頭至尾道節道節我聽聽，以破我心中之悶。」

彪子劉清見問，遂洋洋得意地又喝了幾盅酒，說：「要問這件事，我實對道爺說罷，這黃大姐在我這對門住時，常站在大門之外向我勾搭，我在他身上花費銀錢不記其數，我連賭將家產花敗。這黃大姐又被蒲家灣蒲賢娶了去咧，從此兩不來往。

後來我從蒲家灣經過，見黃大姐在門前站立，我近前問：『你見了我不言不語，你竟裝不認識我？』他一翻臉罵了我一場，我有心打他一頓，又恐旁人說我無理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專候他住娘家，我再出這一口氣。我一直來至州城，在西關遇見我那二盟兄，拉我去喝酒，就問我：『你為何面帶怒容？與何人致氣？』我將與黃大姐致氣說了一遍。我那二盟兄說：『你不知道黃大姐又相與這西關的武舉張英，這張武舉又有銀錢勢力，為何不與你反目？』我心中暗想：『怪不得黃大姐罵我，是棄舊迎新了。』我同二盟兄將酒喝足，別了我二盟兄，一直到了蒲家灣。天有定更，鴉雀無聲之時，我到他家推了推大門，大門緊閉。我越牆而過，站在院中，見屋內點著燈，有人說話。

我舐破窗紙一看，原是黃大姐陪著張武舉吃酒。我剛要往屋內闖，又聽黃大姐向張武舉說話，我復又停步細聽。黃大姐說：『咱二人用了此法，害了丑鬼蒲賢，一來去了我眼中釘、肉中刺；二來咱二人作了長久的夫妻了！你那個東西尋了來未有？』張武舉說：『尋了來了，現在竹筒內。』我在窗櫺外聽著，不知竹筒內是何物？忽聞外面拍大門之聲，知是蒲賢回家，張武舉鑽在桌底藏躲，我躲在柴禾棚內，黃大姐開放街門，見蒲賢喝了個酩酊大醉，從外晃裡晃蕩進了屋，見桌上有酒有菜，不問是哪的，又將酒喝了個乾，躺在炕上就睡著了，亞賽泥坯。黃大姐低聲喚張武舉，我也溜在窗櫺外偷看。見張武舉、黃大姐二人用繩把蒲賢三道腰捆了個緊，將棉花套塞進蒲賢的嘴，將褲給他扒下，拿出竹筒有尺半長，感情竹筒內是一條長蟲，把竹筒對準蒲賢的肛門，扣上這一頭，用燒熱火柱燙那長蟲尾，長蟲疼痛就往肛門內鑽。

剛說道這，老媽媽一步走進，攔阻說：「小畜生這事就是你知道，常言道：『各掃自己門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』你陪著道爺喝酒罷，哪裡來的這些酒話。」彪子劉清說：「別攔我，惱一惱，我替蒲賢去喊冤。」劉公說：「施主，你若肯替蒲賢鳴冤，方稱得起好漢子，劉吏部必然管教你從此不受貧窮，你若願意去告狀，貧道我陪你去。」彪子劉清說：「我願去告狀。」

劉公說：「趁著天尚早，咱二人一同就去。」劉清說：「使得。」

二人走出大門外，離了三里堡，不多時進了景州南關，拐彎抹角來至公館門首。劉清抬頭一看，門簷掛著四個宮燈，五色彩綢，迎門影壁畫著「指日高升」，影壁下放九尊桶子炮，許多公差頭戴紅纓官帽，來來往往。彪子劉清停步不走。劉公往裡便行，劉清叫道：「道爺，你往哪裡走？告狀在外邊，若向裡闖可就闖出禍來了。」劉公說：「無妨礙，劉墉與我是鄉親，告狀咱上裡邊去告，沒有禍害。」彪子劉清聞言，無奈隨在後邊，往裡而行，眾公差一見圍上前來。劉吏部一擺手，眾公差退了後，垂手而立。劉公走進上房，彪子劉清跟進上房一看並無大人，只見有二位戴紅纓官帽的人扶持道爺換了衣冠。劉清一怔，心中害怕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原來是大人出去私訪，我可在家內得罪過他，今日這個亂子我惹的不輕。」心中一餒就跪在地上了。

劉公含笑說：「劉清不要跪著，你且站起來。」遂命人看酒。

張成、劉安不敢怠慢，吹口氣之力擺了一桌酒席。劉公說：「劉清你且落坐，本部堂再陪你幾盅，你的脾氣我亦知道，還是你喝那連三盅才是，你不用拘束，放心大膽盡著量的飲罷，明日好在屍場去驗傷，從今你母子不受貧寒。」劉清口尊：「大人萬安，明日屍場驗屍，若驗不出傷痕，小人領罪。」大人聞言點了點頭，且不言公館之事。

再說武舉張培元離了屍場，回到家中，坐臥不安，心中思想適才之事，若不花這百十兩銀子，作驗出傷來，就大大的不便了。」家人送進燈，張武舉吃完了飯，一心想著去探一探黃愛玉。遂出了家宅，不多時來至公館門首，向裡面含笑說：「哪一位在此。」張成問：「有何事？」張武舉說：「我前來探望表妹黃愛玉，求眾位爺們方便罷。」

張成問：「你姓什名誰？」張英說：「我姓張名培元。」張成說：「我不敢作主，我去回稟一聲去，你且候一候。」遂轉身走進上房，將張武舉來探黃大姐之事稟明。劉公說：「既是武舉來探蒲黃氏，令他去探，你們退出，在窗外竊聽他二人說些什麼話，若有露言，把張武舉扣住莫放。」張成答應，來在公館門外說：「隨我去見你表妹去。」張武舉聞言，隨著張成往裡走，轉彎抹角來在一間房外，張成說：「蒲黃氏就在此屋內，你進去罷，我不能相陪，我還得聽差去。」言罷佯佯而去。

張武舉推門而入，只見黃愛玉在屋內悶坐，一見張武舉，不由得含嗔帶怒罵道：「好一個喪良心的張英，你見死不救，素日你說能走門子窗戶，奴遭這個事，你也不上屍場探探頭，竟裝聾啞，猶如烏龜，一縮頭就不管了。你會雨後送傘，背後作揖，想不到姦夫不如本夫疼愛我，事到今日，我好悔也！」不由得落下淚來，張培元聞言不悅，說：「你不知情，見面迎頭就連罵帶數落我。我一知信，就找件作去，在他手裡花了一個大元寶，所以未驗出傷來。我特意來望看你，你道罵我無情無義。你這孩子，想一想先你相與地方瞎潘三，你因他窮，你又相與彪子劉清，劉清落魄了，十天半月不見面，你吃穿不豐富了，你托地方潘三向我借錢八十吊，後來本利未清。我找上你的門要錢，你把我拉進你屋，咱二人套上，拉攏交情，八十吊本利我從此不要哩！我年供柴、月供米，又給你制備單夾皮棉、綾羅綢緞、衣服並簪環首飾，我花費的銀錢無其數。

你終朝每日嫌你那丑漢子如眼中釘、肉中刺，謀害你丈夫是你情心願意，你反怨起我來了！」只問得愛玉閉口無言。

劉吏部在窗外聽了個真切，吩咐：「眾聽差人役即速鎖拿張武舉，莫要他走脫。」言罷，回上房去了。

眾差役闖進屋內，把武舉鎖了。張培元說：「為何鎖我？」

眾人役說：「這是大人吩咐的，我們不知，明晨見了大人你就知道了。」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州官至公館伺候。劉吏部淨面用點心已畢，吩咐外邊調轎赴屍場重驗屍身。執事差役件作一概人等皆齊備門外，伺候劉公上了轎，蜂擁著出了景州北門。不多時來至屍場，大人落了轎，坐在行椅上，吩咐：「帶過蒲黃氏、張培元問話。」

男女二人近前跪倒。劉公問道：「你二人謀害蒲賢一死實實招來，免得本部堂費那開棺重驗的事；速速供招，免得你二人皮肉受苦。」黃愛玉見問，把柳眉一豎，杏眼圓睜，用手指定劉吏部破口大罵：「劉羅鍋子，好一糊塗蟲，可惜這吏部尚書教你作，我丈夫是病死的，你硬說死的不明，連驗二次，並無傷痕，今日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」

張培元說：「我至公館探望我表妹，你竟敢將我國家的舉人上鎖，無故受你之辱，咱二人非一同進京面聖不可，那時誰是誰非便見明白。」劉公微然哂笑：「好一硬嘴刁婦，給你二人一個證見，你們方可口服心服。」吩咐：「傳劉清。」只見彪子劉清近前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劉清伺候。」劉公問：「他二人謀害蒲賢，你可知情嗎？你可對證他二人。」劉清聞言，扭過頭來，口叫：「黃大姐、張培元，你二人所作的事，不必嘴硬，大人皆知道了，你二人若不招，恐其難討公道。」黃愛玉、張培元見是半彪子劉清，心中納悶，他從何處冒然而來，不知他二人回答何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